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### 第三十二回 鐵善寺群俠戰濟慈 白玉虎大意丟龍批

上回書說到：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髯叟於成，老人家在月台之上，展開閉戶精研數十年的行拳，掌打鐵面伽藍佛濟源。濟慈跟著上了月台，老俠一笑：「大和尚，既然登了月台，您不怕死嗎？」濟慈一笑：「貧僧登台，豈能懼死怯戰？」於老俠說得可不是廢話，他太累啦，多延誤點時間好緩口氣，這才是老謀深算。濟慈雖沒想到這一點，但事實上他是採取進攻式的，對於老俠說：「您的能為上乘，實令貧僧欽佩，久仰您掌中鏈子抓，打遍天下無敵，請您不吝金玉而下教，不勝榮幸。」濟慈明白，想憑借拳術勝他太難，乾脆用軍刀吧。就一撩僧袍把軍刀亮出來，其實是一對一尺二寸長的鋼針，把手有小指粗細，前邊是針尖，這是和尚打坐參禪用的，在濟慈手中就是軍刀。

於爺心裡想：我打濟源也真不容易，他濟慈一口氣都不讓我喘，跟著就上來了，是打算一下子把我弄死，給濟源報仇哇！可我虎老雄心在，你也未必能辦到！「和尚，既然如此，於成奉陪。」轉過身，於老俠一撩長衫，肚子一吸氣，就把雞抓鏈子抓從腰裡亮出來，二尺四長的鋼鏈，頭上有個圓蓋，像龜背似的，底下是鉤，像個雞抓，有皮挽手。於老俠之所以叫「長臂崑崙」就是因為有這對「抓」。只見於成「嘩啦啦」一抖鏈子抓，左手一悠，嘩啦一聲響，鏈子抓就在和尚的眼前一晃，右手抓悠起來，對準和尚的肩井穴抓來。和尚墜肘沉肩，微然一斜身，自己的身子就順在正中，左手針往前一趕步，來了個「金雞抖翎」，直奔於成的小腹。於成明白，這和尚好狠哪，一針就惦記著把我紮死。於老俠往回一退右步，右手抓抽回來「點手喚羅成」，往下對準濟慈拿針的手腕，左手抓一回來，對準和尚的面門就抓。濟慈往後一撤身，雙針一搭閉往門戶，兩人彼此道「請」，就又打在一處。

西廊下的這些人都嚇暈了，二當家濟源多大的本事，人家上來一個老頭兒就把他打成那樣，幸虧是二當家的，要是換了別人，剛才那一下子還不把命要了哇。現在，濟慈又和老頭交上手了，台上的老二位都在各展平生所學，都不敢輕易進招，而是看箭定式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轉眼間三十多個回合過去了，於老俠心想：兄弟們，別看我的哈哈笑，誰先上來替換我，等我活動活動喘過這口氣來，哪怕呆會兒我再上來也好。這時哥兒幾個在台下看著也都在想，於老俠打了濟源，王爺高興得不得了，拍著巴掌喊：「好！」

這會兒王爺可說了：「諸位老俠客，我看於老爺子是不是有點累了？你們大伙兒哪位去替替？」風流俠鐵扇仙張子美笑著說：「您也成了行家了。於老俠打了濟源這口氣還沒緩上來，咱們應當替替。這麼著，我先來吧？」老俠張鼎穩了穩自己的大鐵扇子，一拔腰上了月台：「於老俠客能為高強，武術絕倫；濟慈高僧針法玄妙，你們二位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不相上下，戰到何時是了哇？於老俠請來撤招，在下不才，要向高僧討教三合。」說出話來不卑不亢，兩不傷。於老俠縱身形把自己雙抓收回，挽好了。和尚捧雙針也往回一撤步。張子美伸手抽出鐵扇子來道：「高僧，看您的功夫，實在使我技癢難熬，我張鼎要討教討教！」老和尚濟慈也點了點頭：「張老俠也是名滿寰宇的人物，遇高人不能交臂而過。請吧，看看您的點穴之術。」老俠張鼎點點頭，上右步一斜身，左手並食、中二指、金鋼指一晃面門，左手的鐵扇子一刷，來個「喚虎出洞」，對準濟慈的奇門穴上便是一點。濟慈一轉身，拿著左手針一點張鼎的外手腕子，左手針往下一頂，對著張老俠腿上的三里穴上便點。張鼎「張飛騙馬」，起來一轉身「橫風掃月」，對準和尚的太陽穴就打。濟慈和尚縮頸藏頭躲，兩個人當場動手，打在一處。兩個人招術一加快，彼此身法展動，猶如打雷掣電一般。三十個回合開出去，老俠張鼎就不成了，進不去招了，濟慈的針法展開，身形又快，張老俠只能封閉躲閃。

正在這時候，旁邊有人念佛：「無量佛，子美賢弟，你的鐵扇子招術十分驚奇，大和尚的針法出眾，二位且慢動手，貧道有話講。」張鼎趁此往後一撤扇子，封住門戶。濟慈也一撤步，抱著雙針抬頭看。來了一家仙長，高大身材，長四方臉，面如三秋古月，頷下一部白鬚鬚。張鼎把鐵扇子別好，沖和尚一抱拳：「高僧，這是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、南俠客海內巡針崑崙道長司馬空，他來與你繼續會戰，在下告退。」南俠司馬空過來了：「無量佛，高僧，看您的招數實有獨到之處，貧道願討教三合，願高僧不吝金玉。」

「鼎鼎大名的南俠客司馬仙長，貧僧早想去揚州拜會閣下。實在因廟內繁忙多事，不能如願，今日幸會，實在是千載難逢。請！」南俠按劍把，「嚶楞楞」一聲響，寶劍出鞘，這可是價值連城，斬金斷玉的寶劍。南俠一控寶劍，一捋銀鬚，和尚不敢疏神大意，雙針一分：「仙長，請啊！」「無量佛，恕貧道無禮。」劍訣一搭腕子，燈籠穗一晃，「舉火燒天」往下一落，對準和尚的腦門子就擊過來了。和尚十字架避面一搭雙針，左退一虛，右腳實著，左腿繃直，右腿弓著。體重在後，往下一弓身，雙針十字架往上頂，拿雙針接寶劍。南俠一瞧，心說：濟慈呀，不是貧道大開殺戒，是你這人太沒經驗閱歷了，看不出我這把寶劍的光芒？我這是斬金斷玉的寶劍，你那針純鋼打制，小拇指般粗細，你十字架搭上封我的劍，你不是找死嗎？寶劍碰上你的針，你的針就得折，寶劍一落就是你的頂梁，你想跑都跑不了。南俠想到這，劍就過來了，眼看寶劍離針也就一寸多高，南俠心說：實啦，你跑不了。

猛然間往下一落，老仙長上了一個大當。濟慈多大的份兒，能不知道南俠的劍是巨闕寶劍？即便純鋼的針一接這劍也得折，濟慈左腿弓，左腿繃，等南俠的劍近了，招用實了，濟慈猛一低頭，變成右腿繃，左腿弓，照著南俠的小肚子就紮過來了。「無量佛，好厲害的凶僧！」南俠就勢腿尖一點地「噌」的一下，橫著就出去了，來個「鯉魚跳龍門」，南俠往外一縱，濟慈把雙針就收回來了：「彌陀佛，仙長請吧。」這一下可把南俠給氣暈了。北俠在台下看著，想當年和南俠在杭州播上交過手，知道南俠秉性急躁，太自信啦。

北俠心說：你把你那招當實招，是把濟慈看成什麼都不會的了，所以你上當，人家可沒上當。但從濟慈的臉上看不出來，依然笑容可掬：「仙長，請吧。」

「無量佛」。南俠二次縱身，健步如飛，和尚擺雙針，急架相還，僧道二人打做一團，僧袍，道袍一齊兜起風來，猶如穿花蝴蝶，圍繞在一處。轉眼間打出四十個回合，南俠也不往裡進招。月台底下，大家議論紛紛：「王爺，瞧見沒有，南俠不進招了，看來人家濟慈能為實在不錯呀。」旁邊有人答言：「王爺、眾位哥哥、兄弟，給我看著點，我跟我高僧討教討教。」正是常州北門裡清風巷賽判兒飛行俠苗澤苗潤兩。老俠苗潤兩一按刀把兒，飛身形跳上月台：「道兄啊，你和高僧可打了不少時候啦，彼此都是一樣的本領，無法分出勝負。道兄，您撤下來，小弟不才，願跟高僧討教。」南俠虛點一劍，縱身形出去道：「無量佛，高僧，咱們今天就到這裡，貧道告退。現有常州府北門裡清風巷、飛行俠苗澤苗潤兩前來討教。」說完南俠下了月台。

濟慈一看，心想：童林、侯振遠約來的朋友怎麼都是這些知名人物？論真的，哪位單獨較量也不含糊，苗潤兩也是堂堂有名的俠客。「彌陀佛，苗施主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閣下的紅毛寶刀價值連城，天罡刀法三十六路，南北十三省武林公認，今天在這裡見面，真是幸會幸會。老俠客，請你亮軍刀吧。」「高僧啊，微末之技，何勞掛齒，徒增汗顏，您也是武林的前輩，有這麼句話，叫知足不辱啊。您想過沒有，你我都是這麼大的年紀，在江湖上略有微名，要是一定憑自己的能為把對方戰敗，我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高僧不是提過嘛，紅花白藕青蓮葉，三教原來是一家，咱們都是武林的弟子，也都在上三門門戶之中，何必為了一己私見，爭個長短輸贏呢？」濟慈很佩服苗老俠的見解，只是他騎虎難下呀。「苗老俠，我謝謝您，您這話應該在不動手以前提出來，您也是老前輩，金石良言，我濟慈也能聽信。現在不成啦，師弟被打，有了人命。我下帖子請來的賓朋已經死去不少，這時我要聽您的良言相勸，激流勇退，懸崖勒馬，人家綠林道的賓朋，說我濟慈算什麼人物啊？老俠客，亮出軍刀，咱們一戰吧。」「噢，既然如此，苗澤奉陪。」

苗老俠摘刀鞘，兩道崩簧一頂，「噼楞楞」金磕金的聲音，龍吟虎嘯，把刀鞘一放，紅毛寶刀掌中一擊。只見這刀有四尺開外，一巴掌半寬的刀身，背夠一指，刃夠一絲，吹毛可過，銳鋒霜快，猶如電閃一樣。兩個人都往後一撤步，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。苗俠左手一晃面門，寶刀在濟慈的面前一扇，「反背撩陰刀」，上右步，右手從左邊過來，寶刀往前一推，倒提寶刀，順著濟慈的下襠就上來了。濟慈和尚點點頭，向左一滑步，收過右腿，右手針往斜推，直奔苗老俠拿刀的手腕。苗老俠往後墜肘沉肩一撤刀，濟慈上左步跟身進去，半個圈似的，「刷」，左手針衝著苗老俠的太陽穴就點。苗老俠就勢一拿寶刀，左手搭在右手的手腕上往前一推，拿刀刃一迎，和尚往後退，苗老俠進步掃堂，和尚濟慈腳尖點地，長腰起來。兩人動手三十幾個回合，戰了個平手。這時有人旁邊搭茬了：「苗老俠，好俊的刀法，高僧的針法也實在令人欽佩，你們二位暫時罷招，晚生有兩句話說。」濟慈虛點一針出去，苗老俠往後一撤步抬頭觀看，見是湖南三老莊老英雄左臂神刀洪利洪丙南，就轉身形跳下台去了。

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，肋下佩著八寶電光寶刀上來道：「左臂神刀洪利前來討教。」濟慈口誦佛號：「彌陀佛。」和尚心想：沒聽說過這個名字，看洪利六十歲上下，穿著打扮也不驚人。濟慈想：左臂刀就是左架了，看他也沒什麼出奇的。便問：「彌陀佛，這位是……」洪利過來一躬到地：「高僧，您的招法太出奇了，實令晚生欽佩，一時技癢，來到月台以上，有意拋磚引玉，打算跟您討教三合五式，明知不敵，還望高僧高抬貴手。」「彌陀佛，太客氣了，請亮軍刀吧。」說著話，洪利把刀摘下來，按刀把，一碰崩簧，一聲響，寶刀稍離鞘，一道寒光，光芒四射，照人二目。濟慈一瞧，心裡納悶：他們也不知哪找來的軍刀？怎麼都這麼好的鋼口，這又是一口寶刀。刀亮出來，刀鞘往地下一放：「高僧啊，我洪利初學乍練，高僧您可要高抬貴手。」「噢，老施主，您太客氣了，請先進招。」洪利遞刀，和尚擺雙針急架相還，左臂神刀微然施展刀法。六、七個回合，刀光閃閃，這時濟慈就手忙腳亂，洪利贏濟慈很有富裕，東廊下的成名俠客們都看愣了！這左臂刀真是出奇，這是道門門長三清教教長歐陽爺的真傳，天下無雙啊！又搭著一口寶刀，濟慈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手之力。這時候洪利虛晃一招，縱身形出去了：「高僧，承讓，承讓，我跟您告假了。」撿刀鞘，轉身下月台。

王爺走了過來：「老英雄，好能為！」可沒一個人敢問洪爺為什麼不贏濟慈。

台上濟慈捧著雙針道：「彌陀佛，這位施主的刀法獨出一門，勝過貧僧萬倍，按理說我就應知難而退不再動手，無奈貧僧是鐵善寺的主人，今天的事沒有完，厚顏無恥，我還要陪諸位施主走上幾趟，哪位上來，貧僧奉陪。」

正在這時，月台底下上來一位：「高僧，好功夫，真令愚下欽佩。」濟慈一抬頭，心說：吃裡爬外，我給你下了請帖，你倒跑那頭去了。正是白馬河甘家堡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，左肋下挎著一個長條包袱。濟慈一笑：「老俠客，您要跟貧僧動手嗎？」「高僧，我不是跟您動手來的，甘某在白馬河破土動工蓋房的時候，我挖出一對軍刀來，在下查遍兵刃譜，沒有這樣的軍刀，訪了多少高人也沒有知道這對軍刀的，當然，我訪的這些高人，比您可是差多了。高僧您博學多識，身為鐵善寺一門之長，您一定知道這對軍刀叫什麼名字，我拿出來，請您告訴告訴我。」濟慈聽罷心想：你不動手打我，反到拿這個來擻我！剛才洪丙南用刀擻我，你現在又用這對兵刃來擻我，可我又不能不說啊！再說，武林當中，像甘雨甘鳳池這樣的舉動也是有的呀，你考考我，我考考你，光靠打不成啊，儒將要懂文學，要能講出軍刀的名字、年代來才行。所以濟慈雖然心裡有氣，嘴裡還是說：「您拿出來，貧僧不見得認識，只要開開眼界就可以。」「好吧。」甘老俠一伸手把包袱拽下來，麻花蝴蝶扣解開，打開包袱皮往腰裡一圍，把軍刀往手中一托，不但濟慈目瞪口呆，月台上所有的俠客，包括西方俠在內，都沒看見過這樣的軍刀。二尺四寸長，好像一隻小寶劍，但在把兒上有個護手的峨眉技子，像個月牙，兩根立柱，劍把纏著帶，手拿著兵刃，月牙剛好護著四個手指，月牙衝上，再往前是寶劍，寶劍有尖也有刃，但在尖下三寸的地方有個如意鉤，往裡彎著，非常鋒利，兩個一樣，把兒上鑲珠嵌寶，光華燦爛。「高僧，您給我看看，這對兵刃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彌陀佛，濟慈張嘴結舌：「彌陀佛……」高僧，您說叫什麼名？」濟慈靈機一動，看見寶劍上有個鉤兒：「老俠客，這軍刀它叫鉤。」甘大俠大笑：「哈哈，高僧，罷了，我這軍刀叫鉤，但不知出自哪年，叫什麼名字？」甘老俠這麼一講反到讓濟慈有的說了：「甘大俠，您這對軍刀可能出在吳越春秋，當年吳越交戰，結果越王戰敗，行成於吳國，由范蠡大夫保駕前往，在吳國嘗了吳王的糞便，才被放回越國。越王勾踐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，臥薪嘗膽，一定要報滅國之仇，選天下鉤師，來到越都，希望他們做出好的軍刀，將來去打吳國。這樣便打造了整整一大庫鉤，裡面什麼樣的鉤都有。這時來了一位老鉤師，跪在勾踐面前：「大王，臣前來領賞。」勾踐問：「你領什麼賞？」『為臣我獻給大王一對鉤。這兩隻鉤是彩五金之鐵精，六合之金英鍛造而成，但鍛鍊時經久不化，最後我把我的兩個兒子，一名吳鴻，一名扈稽，給殺了，用他們的血才把五金的鐵精給化了，鑄成這對鉤，我已經把鉤進獻給大王，所以今天來領賞。』勾踐一聽：「老先生，你殺子以鑄鉤成，足見你忠心耿耿，無奈我這鉤庫裡的鉤太多了，你進獻的鉤到底在哪呢？」老鉤師一搖頭：「大王，您只要把您的鉤庫打開，我與我兩個兒子的心靈相通，我一叫他們倆的名字，兩隻鉤就能自動飛到我的胸前。大王勾踐親自帶著老人來到庫前，叫人把門打開，滿滿的一庫鉤。老人站在庫門高喊：「吳鴻、扈稽何在？」話音未盡，『噼楞楞』，龍吟虎嘯兩聲響，兩支鉤就貼到老人的胸前，老人的眼淚流下來了：「大王，您看我這鉤可是好鉤？」大王勾踐看看這兩支鉤的確很出奇，命人把吳鴻、扈稽鉤放在庫內，賞了老人紋銀二百兩，老人歡喜而去。」您說這事可就兩說著，如果為了國家造鉤打敗侵略自己祖國的吳國，別說殺兩個兒子，就是十個八個兒子也得殺！如果為了二百兩紋銀把兩個兒子殺了，那這老頭的心也夠殘忍的！濟慈把這段來歷從頭至尾一說，別說甘老俠，就連月台下的英雄俠客沒有一個不贊成濟慈和尚博才多學。老俠甘鳳池點了點頭，其實他早就知道這對鉤的名字，但是自己還沒有招數，還沒研究出來呢。「老俠客，不知貧僧說得對是不對？」老俠甘鳳池點點頭：「在下才疏學淺，不知這對鉤的來歷，今天您一講，使甘某頓開茅塞，你說是吳鴻、扈稽鉤，一定是吳鴻、扈稽鉤。今天我要拿這對軍刀討教討教您的雙針，不知可否？」「自然可以，彌陀佛。」「既然如此，甘某無禮了。」老俠甘鳳池雙手一合雙鉤，左右一分，一看就知道沒招，因此濟慈看老俠手拿寶刀，也都絲毫不膽怯。

濟慈雙針左右一分，老俠左手吳鴻鉤，右手扈稽鉤也分開了。「甘老俠，請吧！」右手吳鴻鉤「刷」的一晃面門，左手扈稽鉤照濟慈胸前便點。和尚一轉身，擺雙針急架相還，兩人打在一處。別看和尚和幾個高手打了幾個回合，身手依然很快。甘鳳池雖說沒有鉤招，但畢竟是銅鍾叟郝長風的親傳，功夫很深。只見他雙鉤上下翻飛，舞成一片銀山，光華萬道，瑞彩千條，跟濟慈打了個棋逢對手。也就在這時候，猛然間旁邊有人插話：「甘老俠，您和高僧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呀。老朽不才，一時的高興，也打算斗膽討教高僧幾招，請您住手。」甘鳳池見好就收，虛點雙鉤，轉身縱出去，把雙鉤包好了，往肋下一挎，下去了。

濟慈捧著雙針抬頭看，一眼就瞧出來了，來人是東廊下數一數二的人物，獨佔北方笑龍頭南極崑崙子、北俠客秋田秋佩雨。秋田秋佩雨走過來道：「高僧，看了半天了，您的武藝真是出人頭地，小老兒不才，也要討教三合。」

「秋老俠客，您是大名鼎鼎的北俠，武林的前輩，何必客氣，貧僧也要免為其難，奉陪您三招兩式，請吧。」老俠秋田伸手把寶劍摘下來，拉出寶劍，把劍鞘放在月台邊上。這可是當年秦始皇斷荊軻的轆轤寶劍！秋老俠一舉寶劍，左腿伸出去，右腿微蜷，來個「老子坐洞把門封」。和尚一分雙針，兩人彼此道「請。」秋老俠往前一趕步，「紫燕抄水」，寶劍就抹了過來。濟慈和尚往旁邊閃身形，舉雙針急架相還，跟秋老俠展開一場大戰。天罡劍三十六式施展開了，兩個人打成一團，不分上下。

正在這時，又有人搭言：「哥哥，您先下來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高僧啊，老朽不才，也願當面討教。」秋田秋佩雨縱身形出去一看，很不願意他上來，心想：你侯振遠別看我們上來，我們是被朋友請來的，彼此有個擔待。你是對頭兒，你要上來，弄不好你們兩方要出人命啊！可侯振遠又怎麼能不上來呢？幾次三番勞師動眾，請來這些朋友為自己幫忙，到現在濟慈把自己的朋友都會了，我侯振遠不能指著打手哇！於老俠、王爺也知道振遠這個心思，也就不攔他了。侯振遠上了月台，秋老俠縱身形封住門戶，看看侯振遠沒言語，把寶劍插在鞘裡下去了。心說：你上來，就是仇人見面了，這不是寒拘著火，更厲害了！濟慈一瞧侯振遠，眉毛就立起來了，心說：別人動手都可以，你姓侯的、姓童的上來咱們得死一個。老俠侯振遠一抱拳：「高僧啊，費盡這麼大的心機，

設擺九月九重陽會，不就為的是我弟兄嗎？今天侯振遠上台了，有能為你儘管施展。」說著，按劍把，伸手把龍淵古劍亮將出來。劍鞘往後一別，一揮寶劍，一推頷下的銀鬚。濟慈和尚連連念佛：「彌陀佛，彌陀佛，彌陀佛……」雙針一擺，對準侯振遠的兩隻眼睛，「刷」就到了。

老俠侯振遠「白猿獻果」，寶劍往上一翻腕子，橫著一撩，等濟慈往後一撤步的時候，劍走青龍出水，進步中挑。你使絕的，我也使絕的，對準濟慈的小肚子就來了。濟慈一個「虎坐坡」，倒出去將近四尺。老俠侯振遠一控寶劍：「和尚請吧！」兩個人當場動手就打起來了。哎呀！這跟剛才的打法可不一樣了，剛才的打法確實是有點以武會友，而到侯振遠這兒，就是凶殺惡鬥！老俠侯振遠真是大名鼎鼎，一百零八招青龍劍法施展開來，舞成一座劍山相仿，他並不怕濟慈。濟慈雙針的解術全部拿出來，招如湧泉，「嗚！嗚！」

一招挨著一招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

兩個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童海川一擰腰就上來了：「哥哥，閃過一旁，待我童林來會鬥和尚！」老俠侯振遠虛晃一劍，縱身形出去，紫面伽藍佛濟慈，懷抱雙針往後一撤步，微睜慧目抬頭看，海川捧著母雞爪鴛鴦鉞，虎視眈眈。海川有海川的想法呀：老哥哥於洞海展絕藝掌震濟源僧，這叫殺雞給猴看，震一震鐵善寺，殺一殺鐵善寺的威風；現在，侯振遠老哥哥上陣會戰濟慈，他士為知己者死，他上去真和尚要拼命了！說真的，濟慈不用說把哥哥侯振遠紮死，就把我哥哥的衣裳挑個口，我童林的後半生怎麼往下混呀！

得了，誰的事呀，童海川的事兒！禍到臨頭須放膽，我得豁出一份兒去。海川想到這兒，包袱皮打開腰中一圍，子母雞爪鴛鴦鉞懷中一抱，這才長腰上來。

老俠侯振遠很為難，說兄弟下去吧，知道兄弟為人的秉性脾氣，上來了，除了死了下去，要不戰敗了濟慈下去。濟慈跟我都這麼玩命，跟你能不玩命嗎！我做哥哥的怎麼保證你在江湖路有一席之地，把武術興出去，自立一門把式？這個時候，他就不能攔了，寶劍還鞘道：「高僧呀，我與閣下未能盡興，現在我弟弟童林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前來討教。」「彌陀佛，老俠客不要緊，日後還有機會。」老俠侯振遠看了童林一眼，飛身形下來，大傢伙兒過來跟老俠侯振遠說了幾句話。海川捧雙鉞過來：「和尚，我童海川很年輕，初入江湖，需要朋友的幫忙，今天我就衝著閣下您說了。」「彌陀佛，童俠客的事情是你我的，大家不過前來幫忙赴會。」「沒有別的，今日你我到底要分一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！」濟慈也不含糊，「刷」地一下分開了雙針，海川把子母雞爪鴛鴦鉞「嚓楞楞」左右分開，「大鵬展翅」，往前一站跟一隻猛虎一樣。左手鉞「刷啦啦」一響，往前一趕步晃面門，右手鉞一坐腕子，「麒麟吐書」，「刷」的一下，就奔和尚胸前橫著紮去。這大月牙子多寬呀，真紮上，就能把這濟慈攔腰給截下來。濟慈上右步一斜身，左手針一點海川的腕子，右手針「刷」的一下子，一點寒星，對著海川的太陽穴就紮。海川上右步也一斜身，左手鉞往起一提，叫「巧摘天邊月」，又叫「猴戲月」。

濟慈往後一撤步，海川上右步肩膀頭一斜，右手鉞立著，這大牛犄角一樣的大鉞尖子，兜著濟慈的小肚子「噌」一下子就來了。濟慈心說：童林哪，好狠呀！橫身排步出去，擺雙針急架相還，兩個人當場動手就打在一處。海川八法神鉞八八六十四式施展開嘍，上中下走三盤，「刷啦啦」亞賽雨打梨花，遍體紛紛，猶如雪蓋山川，瑞片揚揚。人家紫面伽藍佛濟慈也把雙針夾緊，兩個人的僧袍大褂兜起風來，亞賽蝴蝶兒相仿，扭作了一團，繞在了一處。

常言說得好，行家看門道，力巴兒看熱鬧。東西兩廊下幾百位武林的同道，也有高的傲的，也有不成的，也有一般的，都給吸引到月台上來啦，每個人都聚精會神的瞧著，連乾雜活的小和尚，都吐著舌頭瞪著眼睛發愣了。天棚下這麼大的地方連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全都往月台上頭瞧。

濟慈跟海川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濟慈點了點頭自語道：「這個人年輕輕的，奉師命興一家武術還可以，功夫確實有獨到之處。」兩個人動手將近三十回合，濟慈和尚躲邊海川的鉞尖，往前這麼一趕步，雙針左右手一端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弓左步一斜身，照著海川的小肚子，「刷」！雙針就紮來了。

這個時候，海川想：如果我跨步閃身，拿鉞一支，左手鉞「照雲龍」往前紮他，他再躲過去，我們兩個還得打。南北十三省的英雄赴會前來，打到什麼時候算完呢？看來我跟濟慈不是武林的朋友，分明是今世的冤家，生來的對頭。得了！我跟他拼了吧。想到這兒，海川把自己的雙鉞左右手合住了，瞪著眼睛，照著濟慈的胸口上，拿這大鉞尖子「刷」的就奔和尚紮來。那意思呀，咱們倆人同歸於盡！你底下拿針把我紮死了，我上頭的鉞也把你紮死了，反正咱們兩個的兵器尺寸差不離！這可就寒了火，騎虎難下了。濟慈和尚一想：嗯？你不接我的招兒，反道紮我的前胸，看來他是要跟我拼命啊！當著天下英雄俠義在這裡，如果這時候，我往外一縱身，那算老僧濟慈我怕死貪生，唉！也是我濟慈的輪迴已到，大限來臨。得了！我跟你童林豁了吧！

老和尚鼻孔之中一省力，「刷」，奔海川小腹紮來。真是千鈞一髮。西方俠於成以及眾位俠義全看出來了，乾著急，因為他們在這月台當中，等到你蹦過來，兩人的軍刃也就互相刺上了，這兩個人也就全死了，危險萬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「突」的一聲響，原來這月台上的當中往上有個天井兒，周圍有鐵絲擰的網子，裡頭鑲著玻璃。沒有想到這鐵絲網子，叫人撕開了，玻璃也讓人給拿下來了，那地方蹲著一個人，他們兩個剛要拼命的時候，這人正下來，這可叫無巧不成書了。也不知道他手裡邊拿著白花的東西是什麼，「刷」的一下下來了，兩手一個在上，一個在下，左手的砸下邊的雙針，右手的砸上邊的雙鉞，微然一聲響，「嚓」！濟慈跟海川這手腕子上的腕力足，不然就讓人家給砸出了手。風馳電掣，濟慈跟海川兩人縱身形，各自出去，抬頭看，眼前站著的這個人，真看不出來他是個出家人，還是個俗家。這人頭上戴著一個孝帽的白布帽子，太陽穴這兒還打著一個大銅錢，有點兒白麻穗，身上穿白布沒邊兒的孝袍子，腰裡係著一根麻辮子，中衣也是白布的，套著兩隻白鞋。前額這兒，釘著一塊透眼冷布，遮住二目。左右手各拿一根哭喪棒，用白紙白穗纏著，兩個人的軍刃就是被這哭喪棒打下去的。

砸開了兩人的軍刃之後，大伙兒都一楞神，連王爺都愣住了。只見這人胸前一部白鬚子，左手一提哭喪棒，一低頭順著月台往北走。別人不說，唯有濟慈和尚一瞧，臉色一變，擦僧袍，把雙針放在香袋裡邊，也低著頭跟著走。下了月台，繞過香池子，對著大雄寶殿的台階，這人往這裡一跪，放聲痛哭，真是聲淚俱下，「嘩嘩」的眼淚往下流，哭得厲害。濟慈在後頭也跪下了，一聲沒言語。人們都愣住了。海川木在那兒，不是這個人下來打開了我們兩個人的軍刃，現在我童海川就屍橫月台之上啦。

再說老俠於成上了月台，要過來給海川一個大嘴巴，事有事在，你拼命算什麼英雄？我好幾千里地來捧你，我不是跑到這裡來瞧你跟人家抹脖子來的。不但西方俠於爺跟海川爭講，連北俠帶南俠這些人全過來爭講。唯有侯振遠不過來，老俠明白童林之所以如此，因為他的性格就是這樣的，一死就一了百了，皇上國寶也別要了，二寇任其逍遙法外，王爺回北京，哥哥一點兒事沒有，八十多歲回家忍著去。只要我童林沒了氣了，什麼事全完了，有這口氣，我給哥哥招來很多麻煩。識性者可以通心，侯振遠確實明白童林心縫裡的想法，便說：「哥哥們，這是兄弟的脾氣，我看算了吧。」二爺侯杰拉著海川直掉淚：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」海川用手給侯二爺擦淚，嘴裡直說：「二哥得了。」

那麼剛才那個人是誰呀？這麼著大家才來到台階前。西方俠於爺勸這戴孝人道：「這位朋友別哭哇，有什麼事說出來，我們大伙兒聽聽，畫出個道來，我們大伙兒看看。這場事情，人命就好幾條，您哭管什麼事呀？看著我的面啦，止痛吧！悲傷無益啊。」這人不理，接茬還哭。南俠過來勸，北俠過來勸，大傢伙兒過來勸，西廊下有頭有臉的人也過來勸，但是誰勸也照樣哭。最後王爺說：「你瞧你這個人，有話你說，有事你辦嘛，你盡哭管什麼事？」王爺答言，這人立刻不哭了，擦了擦眼淚，微微地抬起一點頭來，上下打量王爺。然後對王爺說：「您勸我，您要給管這件事，貧僧我就不哭了。」這時大傢伙兒才瞧出來，這是個老和尚。「您要不管，我還得哭，哭死為止。」王爺也說得好：「你要不哭了，我就管。」「請問，您是千歲爺吧？您看西廊下這些人，要幫著鐵善寺跟東廊下乾，都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千歲爺。」就這麼一句「千歲爺」，西廊下嚇跑了好幾個。「哎喲，這是千歲

老爺子，願不得人家那麼橫呀！咱們還跟人家打呢？」王爺忙問：「喲，和尚你怎麼知道我呀？」這時候西方俠於成搭茬了：「爺這一次來到西南，微服私行不能跟大伙兒倡明。這就是當今萬歲康熙爺第四皇子，分府固山多羅貝勒胤祺貝勒爺，晉封的雍親王爺。」「彌陀佛，王爺您給說和說和，管管這件事兒，如果您給管，老僧就給您磕頭道謝啦。」大伙兒都用一種尊敬的眼光看著王爺。王爺說：「你先起來，你是誰我還不知道。」傻小子於恒在後邊搭上話了：「我認得他，他，他就是那個『水晶和尚』，」噢，這時大伙兒才明白，他就是極樂禪林的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。

原來巧手路地仙王恒走後，打發於恒也走了，老和尚也不想在這兒呆了。

金面韋陀法正可勸：「恩師啊！您看濟慈、濟源這二位當家的，這是要幹什麼呀！」「徒兒啊，鐵善寺數百年清靜禪林，武林一代一代往下傳，眼看著就要斷送在濟源、濟慈之手。說真的，濟慈尤可，但是這個濟源秉性暴烈，認人不真。唉，師父我沒法勸啦。你給我到山下做身孝服去吧！」「師父。您這是什麼意思？」「我已經離開鐵善寺啦，我把鐵善寺交給了他們倆，他們倆沒管好，難道說為師沒有責任嗎？他不就是地雷一響，屍骨全飛嗎？為師要跟鐵善寺同歸於盡哪！」法正再勸，怎麼也勸不了。沒有辦法，只好給老師做了這麼一身衣裳，然後把這鹿角棒用白紙白黏黏好了，又做了一個孝帽子，拿包袱包好。正日子這天，老和尚來得早，功夫好，來至在硬架天棚上頂兒，到了這天井的旁邊，施展鷹爪力，把鐵絲網子給拆了，然後，把這玻璃窗摘下兩扇來，把孝袍子穿好了，在這兒瞧著，什麼時候你們點地雷，什麼時候我跟著一塊死。但是沒想到童林跟濟慈要拼命，這可不成，老和尚下來，用鹿角棒把兩人的軍刀給打開了。今天這場事要打算能和好了，要把事情辦平和了，我鐵善寺不吃大虧，只有那位王爺從中說和才有希望。所以，老和尚哭，哭的是幾百年的清靜禪林完了，也希望王爺趁這機會過來。王爺果然來了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這才站起身來重新給王爺見禮。王爺問：「老和尚，你既是出家人，穿著一身孝服，這是什麼意思呀？」「王爺，老僧是鐵善寺前任住持，濟慈、濟源是我的師姪。我真沒想到把這幾百年的禪林交給他們兩人，竟獲罪於天。老僧只是請王爺說和此事，不管鐵善寺吃多大虧，只要天下英雄俠義不再跟鐵善寺計較了，也就既往不咎，借著王爺的金面，這件事情就算完了，請王爺說句話吧！」

「噢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「您要問，老僧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。」「噢，你是水晶長老，看起來你是罪魁禍首呀！」「哎，貧僧承認。」「那麼好吧，你先把孝服脫了。」老和尚這才把那身孝服脫掉，裡頭還是他那身僧裝。大伙兒一看，確實是有個份兒！王爺說：「既然讓我了結此事，本爵就跟你聊一聊，得了，大雄寶殿也坐不下，咱們就在月台左右吧。」

小僧眾一通忙，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擺攏好了，二三百位武林道的英雄完全都坐下。濟慈也坐在老和尚的背後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水晶長老亞然和尚坐好，揖手打問說：「王爺千歲，剛才殺人流血這一場惡殺惡鬥，眨眼之間煙消霧散了。千歲爺，您給我們兩造了一了吧。」「亞然和尚，您要讓本爵管這件事，本爵說話得算數。如果本爵說出口來，你們不服，你們不乾，那我不管了，事有在在。」「千歲呀！您一句話重如泰山，俗民凡夫哪個敢不尊呢？請王爺把事情給我們了結的平平服服、四水相和，老僧縱然圓寂，也承恩地下呀！小小的鐵善寺得罪武林，貧僧也擔不起呀！」「亞然和尚，這也確實是你的心裡話，好吧！我提出幾條來，你可以聽聽，你如果認為這麼辦可以，我就給你們了結這件事。如果你們認為不可以，大家再從長計議。」

於老俠，你們老幾位也都聽著點。」「王爺，您老人家說吧，我們都在這兒洗耳恭聽。」「好，第一條把所有地雷的地道口盡皆填平。別認為你們埋了地雷，準備把所有赴會的英雄盡皆致死在此，你們為了一己私念私憤，做此害理傷天之事，老天不容，不想這件事已經被我們傻小子於恒把地雷給破了。按佛家的『不二法門』，按俠義道『天下武林是一家』的宗旨，你們兩下彌兵罷戰，取消戴帶，今後無論哪一方，無故挑釁，按俠義道的規矩懲治，按朝廷的法令也不寬容他。這頭一條就這樣，你們要是同意了，取來紙筆，本爵我給你們寫上一塊匾，四個大字『武術化一』，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原來是一家，懸掛在大雄寶殿內，以志今日之事。你看這頭一條怎麼樣呀？」

水晶長老亞然和尚點頭說：「爺想得太寬了，貧僧感激不盡。請問您這第二條？」「第二條大家聽著，所有的死者，有家屬的，靈柩給人家運回原籍，沒有親屬的就地深葬，豐豐盛盛辦理。你們這裡即有和尚也有老道，超度亡魂唸經放盞口，全都可以。受傷的給人家醫治，這筆錢由你鐵善寺負責。」

於爺心說：您當然向著海川，不能讓海川拿一個子呀！再說，他家就有四十多畝地，他也拿不起呀！水晶長老亞然和尚點頭：「可以。」於老俠，您看這第二條怎麼樣？」「王爺高明！哈哈，好，我贊成。」海川也不言語。

「第三條，根據本爵所知，你鐵善寺鞭長莫及，有很多弟子背著你鐵善寺的方丈，在外邊做些不法之事。就拿太湖中山獅子寨孟恩這些人來說，他們是無故劫鏢，這件事是我親眼所見，雙方爭鬥起來，引起殺人流血的事端。清雲寨羅烈也是這樣，不分是非，一口咬定跟海川有仇，隱藏欽犯，這樣，他的山寨被火焚毀了。可金銀亂石島就更厲害了，因為侯振遠抓住羅烈等人，羅烈也在這兒，真要滅你鐵善寺的大門，他們三個人焉有生理？怎麼濟慈和尚就不多想一想呢？山寨被焚了，清雲寨也完了，你們兄弟被釋放了。金銀島就不是這樣啦，馬彪等人不但隱藏了欽犯，還取隱藏雲南府十八條命案的主犯陸寅、陸豐這些綠林的敗類！水晶長老，你是高僧啊，上三門的弟子，乾這個事你說該殺不該殺呀？」「應該跟採花賊一律同罪。」「水晶長老有你這句話，本爵我就不生氣了。可是他們呢？拒捕欽差，要利用達摩堂致三俠於死地呀！可是怎麼樣呢？九家寨主身遭慘死，話雖如此，這都是咎由自取，罪有應得。雖然是他們不好，可是你鐵善寺不擇人而將技藝傳與匪類，你們的方丈縱弟子行兇作惡，才招出這些事來，怎麼能怨童林呢？不錯，海川是我的人，可我這人向理不向人哪。海川跟你鐵善寺風馬牛不相及，誰也惹不著誰呀？但是你們無緣無故的就把罪名加在了海川的身上！我希望你們在鐵善寺，嚴加管束這些弟子，如果屢教不改，怙惡不悛，將來一定按清規治罪。我希望你們鐵善寺選擇一些正大光明、心地善良的後生收錄門下，以使香煙繼續、發揚光大門戶。」「彌陀佛，王爺您囑咐得太對了，您說得太好了，鐵善寺魚龍混雜、魚目混珠呀。」王爺回過頭來又問於老俠：「老俠客爺，您看怎麼樣？」於老俠說：「王爺您這是給鐵善寺的門人弟子留下一條光明正路呀！王爺，您修好呀！」「哈哈……老俠客爺過獎了。」王爺繼續對亞然和尚說：「第四，今後你要派妥當弟子到金銀亂石島去，跟人家官府合作，與放進來的黎民百姓一同開墾山荒，治理金銀亂石島，修理達摩堂，真的要把達摩堂修理好了，還讓你的後代作為習武之地，保存古蹟。」

水晶長老亞然和尚點頭：「貧僧謝謝王爺。」「第五條，等到濟源傷好了以後，就把他兄弟二人送到嵩山少林寺學禮三年，如果有了成效，再讓他們重回孤兒山，重掌鐵善寺。」「是！貧僧尊命。」「第六條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的極樂禪林，由你的弟子法正掌管，你本人再到孤兒山重任鐵善寺的住持。」

第七條，在場請來的百位朋友暫時住在你的廟裡，但是我要恭請大伙兒幫助我們童林辦理八卦山，所有的這幾百號人，人吃馬喂一切費用都由你鐵善寺負責。」於爺差點樂出來，沒好意思。嘿！這王爺怎麼想出來的，有這麼句話「和尚吃十方啊！」可是這王爺要吃和尚，王爺比和尚都厲害呀！有點意思，有點意思。再者說了，這些人吃童林，打杭州起身形，這一路上，在哪兒住著，海川都沒少給路費，就是一個九月九重陽會，包人家黔南客棧，這點錢就沒了。這二三百口子再吃海川，那哪兒行呢？不行就吃鐵善寺，鐵善寺有錢呀。

人家王爺把這所有的道兒，這麼一提，大伙兒沒有不服氣的。「噢！爺，您還有嗎？」「我就這麼七條，應了，咱就辦，不應呢？你們大伙兒說出來咱們再商量商量。」亞然念佛：「別的都好說，只是我是出了廟的和尚了，我怎麼還能回來呢？再住持鐵善寺不太好吧？」「這個由本爵我來做主，你只管到鐵善寺身為住持，將來本爵回京以後，叫京都的僧錄司給你下一紙牒書，到了藩台衙門的僧綱司，再由僧綱司轉發到府裡的僧正司及縣裡僧會司證明此事，你看如何啊？」老俠於成一躬到地：「王爺的明鑒，看起來這件事要化干戈為玉帛，化吳越為一家，化險為夷，我們綠林道彼此又成了一家人了，咱們把前嫌捐棄。王爺，我給您道喜。」亞然和尚也過來道：「彌陀佛，老僧給您磕頭了。」問濟慈道：「你還不給王爺磕頭嗎？」濟慈也傻眼了，過來跪倒磕頭：「彌陀佛。」老俠於成接過來一伸手，把濟慈攙起來道：「當著王爺，咱們還得多親近，有道是不打不成交，所差的是我一百

零一歲的老人對不起令師弟呀！」「您替我濟慈、替我的前輩管教了我的師弟，感激有恐不及，您這一巴掌啊！真教育他了。」

「嘿！誇獎，誇獎，我淨這麼教育人，我可擔不起！」侯振遠跟董林趕緊過來了，跟濟慈和尚拉住了手：「得了，大師傅，王爺今天說理說得很透徹，所有鍾山寨、獅子寨、清雲寨、金銀亂石島的事情與我兄弟無關呀，你的弟男子姪都在呢。」「二位俠客，不要再提了，這都是我師弟一人之過，依著老僧就不讓他乾這個。」

尤其地雷這事情，這是得罪天下英雄的事情。貧僧一一道謝，請罪了。」亞然和尚跟大伙兒見面，這就又算言歸於好啦。於爺可問：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是前輩，王爺說得這幾條，如果您答應下來，那麼就請您準備回漢兩教的飯食，太陽都過午了，大伙兒可有些餓了。」亞然和尚應允，然後讓僧眾們預備牀鋪，給大家準備鋪蓋。好在鐵善寺是十方常住的廟，經常有幾百和尚吃喝，這不算什麼。馬上把東西配殿收拾出來，還是分開了住，各找自己好的厚的，到時候分開了吃飯。

水晶長老亞然和尚又去看了看受傷的門人弟子，並申斥了濟源一頓，還有孟恩這些人，然後把屍體埋了，把山外頭的席棚也都拆了，把所有沒有用的人也打發走了。武林道的賓朋都在這兒，這多好啊，大家三個一群五個一伙的高談闊論，大家吃完了飯，稍微休息，可就掌上燈了。穿雲白玉虎劉俊這才查點東西，這一查點，把他嚇壞了：「哎喲！怎麼我那包袱沒了？」

原來東配殿的門開著，裡頭有的是地方，大伙兒休息便坐，把東西都放在東配殿。每個人的包袱全有，就是劉俊的包袱丟了。他臉也嚇白了，汗也嚇出來了。這張魚皮、魚眼珠子值多少錢都不要緊，這裡頭有海川的海捕公文慎刑司發下來的龍批大票啊！也就是官憑文書啊。

劉俊流著大汗找著師父說：「師父，壞了！」「怎麼啦？」「咱們那龍批大票跟那墨魚皮的包袱丟了！」「那怎麼能啊？怎麼丟的？」「不知道呢，好像白天我看著還有呢，晚上我要找身衣裳，一檢查沒有了。」這下海川可抓瞎了，王爺跟侯老俠走過來問：「海川，怎麼啦？」「唉！」海川把事情一提，侯老俠忙說：「別嚷嚷，雙方已言歸於好。但是鐵善寺那邊請來的好多人，不見得裡頭都是好人，良莠不齊，他們盜這個包袱也沒多大的用處，等咱們消停一天半天的，跟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提出來，讓濟慈和尚查查。」

千萬千萬別嚷嚷，一嚷嚷出去壞了。」王爺也說：「不要緊，沉住氣，都不成了還有我呢。實在不成咱們騎快馬趕奔北京城叫何吉到慎行司再辦一份來，不要緊，別著急了。」大伙兒到時候都休息了。

第二天起來，吃完了早飯，一部分人在大雄寶殿，一部分人在東配殿。

王爺這部分人全在東配殿，連水晶長老亞然和尚帶濟慈這些人全都在這兒陪王爺說話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門頭僧進來了：「哪位是童俠客呀？」海川一抱拳：「我是。」「還有一位千歲爺？」「是呀！不錯，本爵就是。」「噢，外頭來了一個人，一定要跟您見面，說有要緊的事跟您商量，定要面稟。」

「噢，誰呀？讓他進來吧。」門頭僧轉身出去，時間不大領進一個人來。大家一看這人四十多歲，寬寬的肩膀，一身藍，絹帕纏頭，青鬚子茬兒，濃濃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長得挺端正，係著絨繩，肋下佩著一把刀。走過來就給王爺磕頭：「千歲爺，恩人，童俠客爺，我給您磕頭了。」海川趕緊伸手相攔：「快起來，與閣下素不相識，你怎麼……有事嗎？」王爺瞧出來了，還是王爺好記性，說：「海川，你怎麼把他忘了，這不是爬山虎趙勝嗎？」

「噢！」海川這才想起來。當初王爺和海川背著海捕公文，送單刀拐奔山東，走到清河油坊鎮有個賣藝的，王爺贈他錢讓他走，海川跟王爺才住在展翅金雕鐵掌李源李老俠的英雄把式店，打了李老俠的二兒子的就是這爬山虎趙勝。「想起來了，你是趙壯士。」「不敢當，正是我趙勝。」「你怎麼上這兒來了？」「唉，王爺，童俠客爺，您賞給我錢以後啊，我就十分不落忍啊，我暗含著跟了您一程，一直跟到巢父林才知道您是王爺，童俠客是王府的教師爺。後來我跟您到杭州，才知道童俠客獻藝賀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我有個師弟是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的，他在後山菜園子。我從杭州來到八卦山，渡過南盤江進了山，跟八莊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見著以後，提出我的師弟來，八莊主賞飯吃，讓我跟我師弟在後山看菜園子，一塊兒種菜。但是，我對王爺的恩德永遠不能忘啊，我知道王爺、俠客爺由杭州往這邊來，到八卦山要請國寶，捉拿兩位少莊主小粉蝶韓寶、鬧海金鯨吳志廣，為這個我這次才來。王爺，俠客爺，現在由二莊主胡庭胡元霸下山，把韓寶、吳志廣、國寶完全都找回來了，這兩個人已然回到八卦山。我特意告個病假坐船出山，來鐵善寺給王爺、俠客爺報個信，請您趕緊深入八卦山，可能請出國寶，拿住二小。我還不能在您這兒呆著，唯恐走漏風聲。」說完了以後磕頭：「如果王爺、俠客爺沒有什麼吩咐，我就走了。」王爺說：「好吧，不就是這事嗎？我可得謝謝你呀。」看起來得罪一個朋友多堵牆，交上個朋友多一條道，爬山虎趙勝泄機八卦山，這不是大好良機嗎？趙勝走了，童海川把他送出山門外。

打發趙勝走後，大伙兒研究這事。海川可說：「爺，趙勝知恩報恩，這個人可不錯，既然群雄都在這兒，人多力量大，二小回來了，咱們就應當去八卦山哪。」王爺點頭：「對！」唯有北俠一擺手：「海川，你先等等吧，有道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王爺跟你在清河油坊鎮給他倆錢，他很感激。那麼這次趙勝來，是真的是假的你能斷定嗎？」大伙兒一想，可也對呀，萬一趙勝是李昆打發來的呢？咱們到那兒不是羊入虎口嗎？秋老俠說：「這不是王爺在這兒，大家也在這兒嗎，一會兒愚兄收拾東西，去趟八卦山。我跟李昆又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師弟法禪又是那兒的四莊主，再說以往我也經常去，我去了八卦山以後，打聽到了真實事情，然後我設法給你們送出信來，你們再去。王爺跟大伙兒商量商量怎麼樣？」王爺一聽，忙說：「還是集思廣益好呀。秋老俠說的太對了，就該這樣兒，那我們就拜托了。」

侯振遠也一抱拳：「哥哥，那您可就多受累了。」「哎，自己弟兄何必客氣呢？」老俠秋佩兩準備好了東西，直接趕奔八卦山。